

李自成陝北史事研究

常福元 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李自成陝北史事研究

常福元 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 / 常福元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26-03451-4

I. 李... II. 常... III. 李自成起义—研究
IV. K248.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083651 号

责任编辑: 王 飏 贺彦龙

封面设计: 秦 龙

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

常福元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恒达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262 千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226-03451-4 定价: 28.00 元



米脂北部的李家站，李自成祖上居于此村



相传李家站李自成祖上旧居遗址



米脂西北的李继迁寨，李自成出生于此村



相传李继迁寨李自成故居遗址



传说李继迁寨李自成诞生的窑洞遗迹



米脂之西的长峁塬永峰山，李自成
青少年时期读书、生活于此村



永峰山李自成故里纪念碑



相传李自成少年时在永峰山下黄岭沟口的“龙墩”（中）上玩“坐朝”，图左崖下山洞传说是他圈羊的“羊圈”



传说永峰山李自成少年时玩“坐朝”的坐朝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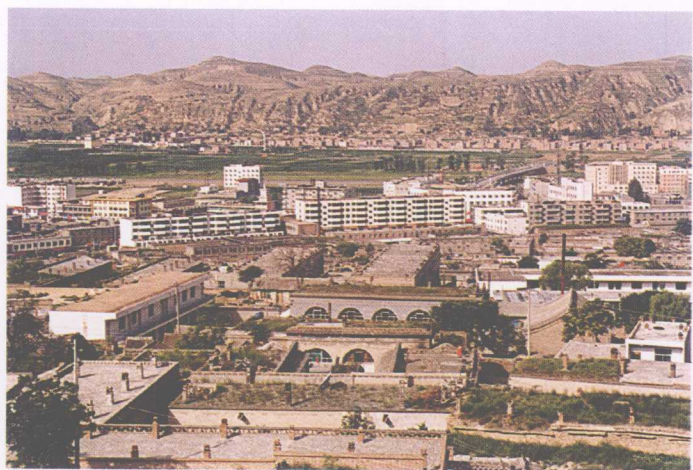
李自成少年时常在永峰山下玩打仗游戏，山崖上的高大土柱被称为“旗杆”



永峰山下有“饮马泉”（图中树下），相传李自成少年时曾饮马于此



长岗塢之北的李自成祖墓地



米脂城内马号圪台银川驿所在地（今为居民区），李自成青年时在此驿站当驿卒



马号圪台银川驿附近今存米脂县署后堂建筑



“自成”铜铃，李自成当驿卒时的遗物



米脂城北门外盘龙山“李自成行宫”，
李自成回米脂时曾驻跸于此



常福元《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序

(序一)

谢承仁

收到常福元同志书稿《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后,看到他书中所提及的一系列李自成一在陕北活动的问题,让我不禁联想起1982年我们一行到陕北考察李自成事迹有关问题的情景。常福元同志在书中所提到的李自成祖墓问题、乡籍与出生地问题、李自成家世问题、李自成的驿卒经历、李自成起义后两次回米脂、关于李自成“行宫”的传说和李自成族人的遭遇等问题,在当时都曾经引起我的兴趣并进行过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丰富了我对李自成起义的感性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献记载中关于李自成起义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我完成和出版《李自成新传》一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于那些热情地帮助我完成调查工作的陕北米脂县、横山县的有关同志一直念念不忘。但由于考察的时间和条件有限,我还来不及把所有文献记载的内容和现实的情况完全对照清楚,必然会带着一些疑问回到北京。此后,由于其他工作的繁忙,再也无暇顾及这些问题。

现在,看到常福元同志的书稿使我感到十分欣慰。他对于李自成起义在陕北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通过查阅许多文献资料,到与这些问题有关联的地方进行现场调查,对当地有关人员进行调查采访,这便使他对一些问题取得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研究,有些证实了过去的李自成研究者已有的结论,有些对于文献或传说中的歧见进行了梳理和解释,有些则对记载或传说中的某些失实之处进行了订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后的李自成研究会大有裨益。

关于李自成的祖籍、出生地和祖坟所在地、“行宫”等问题,在整个李自成的历史研究中也也许算不得重要的问题;但历史与现实往往



又有某种联系,人们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会对历史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中会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是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的必要的品质。不论他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干部、群众。某些个别问题得不到澄清,也许会涉及到对整个历史过程的认识。关于李自成的史实,便由于一些传说、演义的流传而有意无意地造成了某些混乱,而这些混乱不是每一个关心李自成命运的人都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尤其是对于李自成故乡的人,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李自成情结”,这种“情结”甚至可能成为科学地了解李自成的障碍。

常福元同志是李自成的故乡人,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就与历史上的李自成有某种“瓜葛”。他从小住过18年的窑洞,就是当年曾任明军副将艾万年家的窑洞。艾万年也是米脂人,他在与李自成部作战中被杀,他的父亲艾应甲则是当年李自成的债主。正是这个做过赣州府同知的艾应甲,把李自成“逼勒为寇”的。常福元同志不仅住过艾家的窑洞,而且从艾家的后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当年李自成的传说。这种从小形成的“情结”形成了他研究李自成问题的动力,促使他去查阅资料、寻访故地、搜集传说旧闻,得到了许多关于李自成问题的资料,成为他进一步研究李自成的基础。

尽管有这样的主观因素伴随着他对李自成问题的研究,然而常福元同志对李自成研究的基本态度是尊重历史的。他对所有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书、传说旧闻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判别各种说法的可信度,这就使他在对李自成陕北史事的研究上取得了成果。例如李自成的出生地李继迁寨在明朝应属米脂县双泉里,而非一些史籍所记的双泉堡或怀远堡;他的债主是艾同知即艾应甲,不是艾举人,也不能解释为“应服甲役”;崇祯九年李自成第一次回米脂时,所传呼托事的知县是温应星,而不是崇祯十五年率众掘李自成祖墓的知县边大绶;李自成起义的地点在米脂西部的西川,而不在金县;米脂城北盘龙山上的古建筑是真武祖师庙而非李过所修的李自成行宫,等等。

李自成祖父和父亲的坟墓肯定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平民墓地,但



是它却经受了不少的曲折遭遇。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已经形成势不可当的规模,明朝政权中的某些人提出了挖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以图控制局势。这年的正月,米脂知县边大绶亲带丁夫到位于“三峰子山”这座“四面山势环抱,气概雄奇,林木翳天”的墓地实施掘墓,事后边大绶有详细的“塘报稿”叙述其事并流传至今。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第二次回米脂时,“戎马万骑,旌旗数十里,祭祖于米脂”。当时,因墓已为官兵所发,所以李自成“乃筑土封之,访其宗人,赠金以去”。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进入米脂,屠杀了李自成的族人,再次破坏了这里的墓地。那么这个三峰子山究竟在何处?当年我们在米脂、横山考察时,为寻访李自成的祖墓和诞生地,曾经到过明朝属米脂县现已划归横山县的李继迁寨,看到了当地群众指明的李自成诞生的窑洞。这与许多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那么当年被掘的李自成祖墓是否也在这附近呢?当地群众都说这里没有三峰子山,也没有李自成祖墓,尽管我们曾经怀疑过被当地人称为“坟耳子”的山头是否就是所谓的“三峰子山”。不过根据民国年间《米脂县志》的记载,李自成故里和李自成祖墓都在米脂县西北百里武家坡镇西又三十里之三峰子山上。这个地名与边大绶的记载是一致的。当地流传李自成“生在李继迁,长在长峁塬”的说法,这说明李自成小时活动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所以到了长峁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这一次调查,我们在米脂县文物局赵学勇同志的协助下到了横山县的武镇,这就是县志上所说的“武家坡镇”,镇西三十里确有一个地方叫“三丰则(子)”,现改名叫“山福宅”。我们想这个“三丰则”也许就是当年的三峰子山吧。但武镇的一位干部就是三丰则人,他肯定地说那里没有李自成祖墓,听老人们讲李自成祖墓在长峁塬。看来长峁塬我们非去不可了。但长峁塬离三丰则还有5公里,离武镇这里就有20公里了。武镇的同志说,近日下雨,山路被冲断,汽车可能过不去。我们无奈只好给长峁塬所在的石窑沟公社打个电话,询问当地是否有李自成祖墓,得到的答复是“肯定不了”。这样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

常福元同志家住无定河西,与长峁塬不到50公里,从小听过许



多关于李自成家的传说。近年他到了李自成远祖所居住的李站,李自成诞生地李继迁寨,也来到了李自成少年时居住地和祖墓所在地的常峁塬。(据常福元同志考证,自从常姓人在此居住后,人们即习惯地将此地写为“常峁塬”。)那里今属横山县石窑沟乡长峁塬行政村的永峰山自然村。他描述说:“村子今有‘自成小学’一所,向阳山坡上建有上刻‘李自成故里’的纪念碑一座。站在村子东边塬口去墓地的大路上可见村落窑舍。塬口有个大平塌和名叫‘坐朝峁’的小土峁,相传李自成少年时,常与伙伴们在塌上跑马玩乐,在放羊时常坐在土峁子上面玩‘坐朝’游戏。”这样,他把当地民众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说与现实状况联系起来了。这事也说明,当地民众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意识也开始增强了,他们明确地在家乡竖起了“李自成故里”的石碑,再也不会像二十多年前我们去调查时那样说“肯定不了”了。我想,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两次去陕北,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去陕北考察,一定要到这个地方看一看。

常福元同志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参加工作后在部队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多年,但对于李自成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有着对于故乡历史的特殊情感,有着对于故乡地理状况、语言特点、风俗习惯以及陕北人固有的性格特点等的特别了解,加上对于历史文献和口碑资料的深入研究与把握,所以他的研究可以突破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局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的进展。而中文系的专业学习与在部队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经历,则可以有助于他把研究的成果,以优美、通俗的文字形式介绍给广大的群众。在“史事研究”的基础上,他还要进一步写关于李自成的纪实性作品,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事实的考证是历史研究的需要,而广大群众需要的是有关历史的知识,并能从中受到启发与激励。我想,由于上述的条件和个人的持续努力,常福元同志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预祝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取得成功!

2006年7月25日

于北京花园桥首都师范大学



鏖而不舍写闯王

(序二)

郑守增

作为陕西米脂人,我经常回陕北,每次都能看到故乡的发展变化,也能听到李自成的传说故事。近读常福元所著《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书稿,使我感触良多。

黄土高原上的米脂,曾经是边远贫瘠之地,但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仁人志士,英雄才俊,李自成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位。在明末天灾频仍、人祸不断、官绅逼勒的情况下,他揭竿起兵,历经苦难,百战经营,才取得建立大顺国,推翻明王朝的巨大胜利,最终却归于失败。他的得失成败与历史,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总结研究。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给米脂籍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李自成史事,推崇他的个人品质,重视避免他失败的教训。在住延安时期的1944年,毛泽东阅读了尚未出版的米脂人李宝忠描写李自成始末的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书稿,并抄存一部。在1949年建国前,他曾多次告诫党内同志,以李自成的失败为戒。

常福元书稿中论述,李自成打击的对象是明朝腐败官府、宗室贵族、贪官污吏和豪绅地主,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和推行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赈饥济贫等一系列旨在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李自成“爱民”、“抚民”、“救民水火”、“问民疾苦”,因此受到了贫苦百姓的支持、拥护和欢迎,用“迎闯王,不纳



粮”等歌谣颂扬他。他议事民主,“每有谋画,集众计之”。他勤于军政,艰苦朴素,不好酒色财利,“声色货利,毫不动念,经夜不眠,图画大利”;“性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婢仆”;“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衣帽不异人”;即使高居皇位,仍不失劳动人民本色。李自成的这种精神和作风是值得赞赏的。反观现在社会上一些人骄奢淫逸、贪图享受等现象,探讨和弘扬李自成的这种作风,有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

李自成生长边地,深受陕北尚武民风和武人武事的影响。他习武较早,起兵后在实战锻炼的同时,勤于学习兵法战策,这使他娴熟骑射,不仅掌握了个人战术,也具有较高的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他领导下的农民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在作战训练、武器装备、宣传鼓动、后勤保障等方面,有适应战争需要的做法,也有不少探索创造,有的值得现代军队借鉴。其军在中原会战中五歼明军主力,表现了较强的战斗力。朱仙镇之战、汝州之战等著名战例,被载入多种军事书籍,为现代军队、军事专家、军队院校重视和研究。他也打过败仗,山海关之战对清军疏于防范,犯了兵家大忌,以致再未能反败为胜。常福元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军队建设首次进行较全面的论述,这对我们认知其军、吸取经验教训大有裨益。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颠覆了腐朽的明王朝,为清前期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扫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明清官府视他为“贼寇”,人民群众是不这样看的,陕北人同样不这样看。李自成在米脂有很深远的影响。他的陕北史事,有不少见于陕北地方志、地方史料和一些姓氏的家谱。还有许多传说流传至今,虽多不见于史载,但相信包含着真实的历史。

常福元生长于米脂,受家传影响爱好文史,博览群书,到过陕北许多地方,收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地方史料和民间口碑传说,熟悉陕北的地理人文,风俗方言。这使他对李自成陕北史事及相关人物、事件的探讨占有多种材料,能从多种角度说明问题,这对李自成研究必有助益。由其书稿可见,他的探讨是认真求实的,论证有据成理。有些观点他人不一定能认同,但对李自成研究不无益处。